

第十六回 馮小姐男扮獻奇策 趙汝愚志烈繯沙場

往事只堪哀，對景難排。秋風庭院蘚侵增，一片珠簾閒不捲，終日誰來？金劍已沉埋，仗劍起蒿萊。晚涼天靜月華開，想得玉樓瑤殿影，空照秦淮。

右調《雨中花》

話說馮小姐假扮書生，把奶娘扮做老蒼頭，李義隨著，三人一路往都中來。到了郊門，只見一簇人團團擁聚。小姐有心觀望風俗，且入國自當問禁，便大著膽擠上一看。原來朝廷為著敵人分道南侵，大張榜文，詔集天下賢士獻平敵、禦敵、和敵三策。孰可孰否，何去何從，於九月十五日，齊集五風樓前，聖上親自試策。倘得中選，策合時宜，即時口節前往建功升口。馮小姐到日，恰是九月十四日。路上絡繹不絕，半是看詔的，半是獻策的。正是：

萬方有難九重憂，廊廟無才天下求。

自古功名男子志，看誰獻策聖恩收。

馮小姐看了聖諭，不覺悲喜交集。喜的是男兒顯志之秋，悲的是自己不是男子。又沉吟了一回道：「且住，我父親當日沐恩聖代，撫念時艱，佩天子之顧問，恨沒有個兄弟傳代，只生我女兒。我何妨今日權做個公子，九門已開，天顏豈不可近耶。且尋個寓所暫宿一宵，明日雜在人叢中獻上一策。即不合宜，雖無功亦無罪。若僥倖選中，何妨承任。縱具疏表明，聖上諒不加怒。」於是對奶娘、李義說知其事。李義失驚道：「阿呀！小姐，這事非同小可，皇上不是兒戲的。小姐之才，詩詞歌賦固男子不及，若乃策論經濟，恐非小姐所長，不如快進城去見老爺罷。」小姐道：「我也算不得有才，蕩蕩之言，聖人擇焉。在今日不過因時度勢，斟酌時宜的策議，有甚煩難。至於用與不用，自可聖斷。我又非希圖爵祿，有什麼干係處。」李義見小姐主意已定，不敢再阻；忙去尋個幽僻寓所歇下。李義對小姐道：「明日既要獻策，可要書鋪裡去買部書來讀句把兒？」小姐笑道：「我不是歲考，為甚急來抱佛腳？」李義道：「非小人過慮，小人見過許多秀才相公，平日不知買許多書來，翻來覆去，打點得停停當當，到科場裡邊，不要做單要抄，還要抄差。今小姐看得甚易，小人看來這節事甚樣難的，故此小人恁的說。」小姐道：「你不曉得，這一班叫做陪考秀才。」李義道：「待小人先進城，通知老爺一聲，明日好在皇帝面前幫襯小姐做個女狀元，豈不好麼？」小姐道：「胡說！要通知老爺，不尋寓所了。明日獻過策方去拜見。」李義不敢再有話說，去整治夜膳，吃了收拾安寢，清早好起來送考。小姐燈下草成策議一道，繕寫停當。說道：「當初蘇秦上萬言書不用，落魄回家，妻不下機，嫂不為炊，發憤揣摩，後得六國相印，父母妻嫂郊迎三十里。」說到此處，小姐歎口氣道：「我若是個男子，此一策呵來，必不使慢我者郊迎我也。如今只作遊戲三昧，借此以顯志可耳。」此時樵樓三鼓，和衣就寢。醒來東方既白，忙收拾梳洗。李義與假蒼頭隨了，一道到五風樓前。真個：

九天閭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文武百官朝呼已畢，殿上傳旨，倘有四方賢士獻策者，著通政司黃琦收下。填寫姓氏里居封送上來，候龍目御覽選用，退回候旨。馮小姐雜在人叢中，把趙汝愚認了嫡父，名為趙英。遞策交納出來，李義與假蒼頭接著，回到寓所，僱牲口馱著行李復進城來。路上吩咐李義，老爺面前不可說起獻策一事。若不見問只作不知，倘蒙恩擢，那時說明未遲。李義應諾會意。那邊通政司齎送策子約有數百。此時，聖上急待有個奇策，平定海內，恢復■■。一一親自御覽，諸生議論，各執一見，並無個萬全的奇策。及覽到馮小姐一策，不勝大喜。其大略云：

竊思，從來帝王馭敵之策，未有不審時度勢而遽獲平復之功者也。今之時勢，固何如哉？二寇侵奪邊疆，鼎足相口，根深蒂固矣。人君子民口撫乞乞，何忍坐視其塗炭，所以有平敵之策。上念祖宗之仇讐，下憫口口之顛覆，惕然於中，恨不震動天威，剪除妖氛，所以有禦敵之策。至於武將戮力疆場有年，文臣握算廊廟有日，雖率眾禦之，徒虧兵損將，耗費錢糧，而卒無成功，不如互相休兵，解甲圖安，目下所以有和敵之策。然由今日之時勢觀之，禦與平之為難，而議和之不可也。何也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，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。苟不覘敵之虛實強弱而為之伸縮，何以克制其強悍。況彼豺狼為性，狡猾奸惡，若俯而議和，適足以肆其貪，恐無以成其信。為社稷生民計，何忍與寇攘並處中原耶。今陛下卑宮室，菲飲食，未明求衣，日旰而食，惟恢復是圖。然而曠日持久，績用未著者，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。目今荆襄二處，兵單財乏，要當責兩路帥臣，練兵以壯軍聲，令荆南守臣措置以廣邊用。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。然荆襄四肢也，朝廷腹心元氣也。元氣強則四肢壯，故以修己為本，求賢為先，恤民為重，而後選將養兵，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，本末先後之序，熟算廟堂，然後興六月之師，犁庭掃穴，則恢復之功猶如反掌。此不必更用和議而乎敵禦敵之上策也。

天子看罷，龍顏大喜道：「內修外攘，大得禦平之道，不用和議恢復社稷之基，又能直言不隱今日之時勢，所謂未出茅廬先混然熟算於胸中。古之旁求俊人，朕又何幸得此經濟之賢士。不知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誰？」把卷面一看卻寫著父吏部尚書趙某，名英，行年一十七歲。驚駭道：「原來趙某的寧馨兒，可謂跨灶矣。」遂把御筆摺為第一。敕旨宣召趙汝愚父子進見。

再表馮小姐仍舊扮作書生，李義、奶娘隨了，一逕到趙汝愚衙裡來。門上認得是李義也不攔阻，也不通報，道是親戚讓他進去，直到裡面相見。趙汝愚正獨坐書齋，想著聖上詔策，可曾有奇士獻個禦平的妙策，以圖恢復，那和議是斷斷不可的。正在躊躇，只見一個俊俏書生，直闖進來。心上大怒道：「管門的為何不先通報。」立起身揖遜道：「失迎了。」馮小姐道：「義父請上，待孩兒拜見。」即忙跪下。趙汝愚大驚扶住道：「秀士莫非錯認了，你是那個？」李義與奶娘兩個忍笑不住。馮小姐道：「孩兒不錯認，只因路上不便，假扮而來冒犯，義父一時眼生，恕孩兒之罪。換過衣服義父自然認得。」連忙除下儒巾，卸下男衣，奶娘包內取出女衣來穿好。趙汝愚停睛一看，不覺又驚又喜道：「莫非是馮連襟的令愛麼？」馮小姐答道：「女兒正是。前蒙不棄，曾拜於膝下，故敢遠來少盡定省之禮。」趙汝愚道：「令堂一向起居好麼？」馮小姐兩淚進流道：「女兒不幸，同母親移棲義父府上，蒙哥哥照拂，不料纏住數日，一病而亡。那衣衾棺槨之費俱虧哥哥代為料理。」趙汝愚大驚道：「噯！父母相繼而亡，這也悲痛到極處了。我且問你，令先母把你出字誰人？」小姐把叔父逼嫁，程生強娶，逃避情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趙汝愚道：「原來遭此許多狼狽，虧你守志不污，不然幾乎墮落權門之子，連我也抱疚於令先尊矣。你今伶仃無依，來得有理，我自然把你已女看待。況意中有一個絕佳的婿。」

完配終身，亦不負令先尊之所托。」小姐低頭不語。

趙汝愚正要問那梅公子的情由，忽見門上進來稟說：「聖上有旨，欽召太老爺與小老爺入朝議事。」趙汝愚勃然變色道：「這蠢奴才，一個聖旨也不傳明白了，胡亂妄報。我家小老爺一向住在家中幾時來的？」家人把小姐仔細一看，吃驚道：「剛纔小人在門上明明看見李大叔，隨著方巾儒服一個小老爺進來的。怎麼如今又是一位小姐呢？」趙汝愚道：「這是家裡來的小姐。因路上不便，女扮男妝。即是我家小老爺來了，聖上怎麼就知道口他起來呢？」家人道：「現有二位傳旨老爺在外，說今早我們小老爺獻策，聖上大歡喜，御筆擢為第一，故此特差官欽召。」趙汝愚忙立起來道：「一發錯認了。待我自出去一問便知明白。」此時小姐聽得擢為第一，喜出望外，忙跪下說道：「乞爹爹赦女兒之罪。其實今早曾獻策朝廷，不意聖上青目謬獎，女兒情願自去辯明待罪。」趙汝愚聽得呆了半晌，又驚又喜；喜的是四方豪俊無一個獻長，而獨一女子擅美，驚的是改女為男，輕談國事，未免犯個欺君之罪。又躊躇了一回道：「既女皆不必說了，我去面奏辯明，看聖上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於是不俟駕而行，恰好聖上尚未退朝。趙汝愚俯伏階前，聖上問道：「趙英為何不來見朕？」趙汝愚俯奏道：「求陛下恕臣欺冒之罪。」聖上驚訝道：「卿有何罪？」趙汝愚奏道：「趙英實非臣之男，乃是臣之女。向株守閨中，念臣衰邁，潛易男妝；跋涉而來。適蒙恩詔四方賢士獻策平戎，竟不至臣所，斗膽進獻微言。接聖上恩旨，臣方洵及，纔知是實。以閨閣之微賤，仰邀聖鑒，實該萬死。」

天子聽奏，驚疑半晌說道：「朕以社稷為憂，詔求天下俊義前來獻策，實以慕賢若渴，草野之間必多龍鳳。孰知接踵而來，其實抱經濟百不得一，看至趙英這一策，言言切實，字字合時，得此一策恢復何難。朕方驚喜卿家有此千里駒，孰知是女兒。若以男子中論，可當黼黻皇猷之任，豈非愧殺天下鬚眉。朕何幸得觀閨中靈秀，卿又何幸生此掌上奇珍，不啻君臣歡洽，卿何反言有罪？」趙汝愚謝恩起來。聖上道：「趙英有此奇才，朕竟作男子看待，宣召見朕，朕當優獎。」即差內監四名，恩敕一道，趙汝愚謝恩，一同回至衙門。小姐忙排香案接了恩敕，悄悄對趙汝愚道：「爹爹可曾奏明女兒馮氏繼姓為趙的情由麼？」趙汝愚道：「姓名既已趙英，我且權認做親女，少不得另當奏明，恩榮令先父母罷。」小姐暗暗歡喜，打扮入朝面聖。此時天子在便殿，小姐恭恭敬敬俯伏，朝儀一毫不差，就像向來習慣的一般。天子看見，先暗加驚訝。及至仔細端詳，但見不豔不俗，全無閨閣之氣，竟具儒雅之風。奏對則出經入史，陳口則興利除弊。凜凜具大臣之風，侃侃秉諫議之直。天子賜坐，盤桓了半晌，大加贊賞。再令人朝，太后賜宴，敕封為閩閣學士，賜鳳冠一頂，玉帶一條，大紅袍襖一領。宮女替他妝束穿好，著內侍數人護送。小姐謝恩出朝，好不榮耀。正是：

莫嫌生女不如男，男子無才也枉然。

一策龍顏親點首，揚宗耀祖水流傳。

馮小姐獻策蒙召，聖上恩敕加封，人人欽敬，個個稱揚道：「趙府出一個閨中學生。」有子未娶的無不癡心捉月，妄想牽紅。但素懼趙汝愚是個難相與的，不好十分強求，惟垂涎空慕而已。

卻說程公子雖娶妻安聚，因娶的不是小姐，又花費了許多銀子，一番羞憤，不敢通知父親。一來恐父親埋怨，二來隱瞞了希圖為他另述淑女，所以程松並不知娶馮家使女為媳婦一節勾當。初然韓侂胄被殺時，尚有幾分畏懼，及至上下彌縫，不但安保無虞，反升了官爵，漸漸奸心愈熾，肆無忌憚起來。所以一見趙小姐才貌出入，便留心要與兒子對親，遂托了獄官李煥文。李煥文此時已升刑部郎中，雖知薰蕕不同類，決不諧議，但既受所托，不得不走一遭。正是：

名花眾競賞，其如風雨何。

庭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

趙汝愚在朝中落落寡合，惟與李煥文意氣相投，時相往來。這一日李煥文受程松之托，到趙汝愚齋頭談及姻事。汝愚勃然變色道：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弟之素履，兄豈不知，當即為弟拒絕之不暇，何為復掛之齒頰？」李煥文道：「卑職久仰老大人之高風，豈同流合污者比。然處今之世，不可過於阿，亦不可過於激，過阿有傷品行，過激恐墮奸險。彼以此事特托卑職，卑職不得不告陳於大人之前。至於允與不允，大人主之，孰得而強之，容卑職緩辭之可也。」趙汝愚道：「若論到權好之徒，程松那廝也還算他不著，不過依附韓侂胄門下，狐假虎威。今侂胄罪盈天譴，餘黨未滅，蒙聖上洪恩寬宥，固當恐懼悔過之不暇，何敢復逞其志。煩兄面叱其說，毋使小人得志，有所觀望也。」李煥文唯唯，又敘些朝事辭出，暗悔多此一番口舌，只道我亦變為趨炎走勢之徒矣。一到家中，程松正差人候回音，李煥文便婉言辭覆。程松只是癡心妄想，以為李煥文人微言輕，無濟於事，又央一個侍郎前來議親。趙汝愚越發懊惱，未免言詞不遜，連來人也討個沒趣而去，在程松面前增添幾句是非。程松大怒道：「那者兒這般無禮，我好意上門去求親，肯與不肯，須好言回我，為何就是這樣惡狀起來。想是恃了女兒學士的勢頭欺侮我麼。」說罷，咬牙切齒，牢牢仇恨在心。正是：

眉頭一轉，計上心來。

陽為爵貴，陰使禍災。

卻說程松見姻事不從，反受詈言，懷恨在心。恰好遇著寇兵猖獗，邊報緊急。聖上雖召募四方賢士，恢復中原之策，然徒空言而無實用，所以一聞緊報，便慌忙無措。又有幾個佞臣，諂諛聖上進言道：「不如權且議和，寧靜目下，休兵秣馬，報憤雪恥，再作後圖，未為不可。」天子聽信，竟主和議。聖旨著部推人往北議和。程松暗喜借公濟私，可以借此發憤。況趙汝愚年老，奉此王命，難免風霜跋涉之苦。倘有不測，孤女無依，那時姻事猶如探囊之易耳。算計已定。於是暗暗上一薦本，內有一聯云：「佈告天威，非大臣無以隆其禮，綏服異域，非元老無以服其心。」

此本一上，旨意即下，趙汝愚為左丞相，又差一員兵部尚書充作正副，奉命往北議和，限數日回朝，另當恩榮。旨意一下，早有人報到趙汝愚衙門裡來。趙汝愚接旨，驚呆半晌，不知此禍從那裡說起。正躊躇間，忽報李煥文進來求見。趙汝愚迎著相見過，李煥文揖也不作完，就說道：「程松那廝求親不允，掏這禍端陷害大人，豈不痛恨！況老大人年高望重，奉使北口，匹馬馳驅，深入不毛，怎經得風霜沙漠之苦，如何去得？」趙汝愚驚訝道：「原來就是程松這奸徒，因求親不允，便假公事而報私憤。老夫不出而事君則已，既出而事君即當以身許國。至於死生禍福，寧敢再計。但聖上不奮志內修外攘，以圖恢復，反與敵和好，恐社稷生民，在此一舉，深為可惜耳。」言念及此，不覺淚下。李煥文道：「老大人何不連夜上一奏疏，力陳利害之說，寢此和議，亦可免涉險之憂，所謂一舉而兩得矣。」趙汝愚道：「聖上一時錮蔽，但知圖目前之苟安，焉有久安長治之計。若老夫上此辯口，只道推諉王命，臨難退縮，使鼠竊狗口輩，愈借為口實，詆毀買辭耶。」敘話了半晌，李煥文辭出。趙汝愚忙進來與小姐說知其事；小姐不禁痛切傷心，大哭道：「爹爹暮年，怎當此塞外馳驅之苦。況女兒弱息更失怙恃。種種為姻事起的禍胎，女兒不如在聖上面前，痛訴一番，請聖上

盡，以絕奸徒之覬覦。從來薄命紅顏，何忍貽禍於大人。」說罷，又大哭個不住。

趙汝愚道：「女兒且勿過傷，不遇盤根錯節，何以別利器。這是臣子分內的事，未嘗虧損吾什麼。當初漢朝蘇武出使北庭，拘留一十九年，齧雪食糴，鬚髮俱白，方得歸來。千古以來無不嘖嘖贊揚其節操。今我雖不才，頗知君臣大義，豈可歸怨有所推托。吾此一行風塵勞苦，老邁之殘軀悉聽命於天矣。但受令先尊之托，吾一面差人去催梅傲雪，上來完了終身姻事。你哥哥不意謬登鄉舉，亦可稍顯螢窗之苦。從此耕讀終身，抱璞歸真，吾亦可無遺憾矣。」小姐聽說梅傲雪完了婚事，暗費躊躇，不知那個梅傲雪，又不知義父幾時為我受的聘，正在憂煩，又不好問得詳細。小姐低頭沉吟，趙汝愚端坐唏噓。外邊忽報梅老爺到了，特來求見。趙汝愚悲中得喜，忙出迎接。未知梅公子到都中，又做出甚麼事來，請看下回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